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青少版 [前苏联]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ZHONGWAI
WENXUEJ I NGDI AN
中外文学经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青少版

中外文学经典

ZHONG WAI WEN XUE JING DIAN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ShiZenYangLianChengDe

〔前苏联〕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陈佳编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5

(中外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ISBN 978-7-228-12523-4

I. 钢… II. 陈… III. 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6507 号

责任编辑: 李明阳

封面设计: 肖 辉

责任校对: 杨 晶

中外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陈佳编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15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228-12523-4 定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200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与编辑和读者们亲切地交流读书学习的体会，温总理的《仰望星空》中的诗句，给读书的意味再次作出精彩而深刻的诠释。对读书的虔诚，对知识的尊崇，对学问的敬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时常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是能发展、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和没有作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强调全民读书、终身学习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悠悠历史长河中，读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记，成为人类文明的“亮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热爱学习、勤奋读书的民族，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动力不竭的源泉。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必将以知识凝聚力量，而读书是我们知识的重要来源，是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动力和社会风尚。

所以，阅读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会激发青少年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想象，对人类艺术的不懈追求，对人生信念的牢固树立。为了有效地推动青少年的读书活动，不断提高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一批专家学者经过长时间的遴选，选编了一系列古今中外最具时代性、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不朽文学作品，奉献给系统读书的读者，力求为你们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阅读体系。

在这套系列中外名著中，匪夷所思的冒险与神奇在此展开：

我们乘着鹦鹉螺号潜游海底两万里；随着小人儿尼尔斯去骑鹅飞行；跟着格列佛前往奇异国度；鲁滨逊也在不安分地记述着自己的孤岛旅程……

这里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紧箍咒的孙悟空；有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诸葛亮；有豪气干云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有宝玉、黛玉之间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有许许多多神魔鬼怪的大碰撞，还有令全人类心向往之的英雄传奇……

可以听安徒生、格林给我们讲童话；伊索、克雷洛夫为我们说寓言；可以看到小王子忧伤的眼睛；可以领略高尔基的精彩人生；更可以倾听孔孟、老庄的讲经说道；冉阿让的重生与奉献；涅赫留朵夫的复活；简·爱对幸福的渴望与寻找……

在这套中外文学名著经典丛书中，有的作品篇幅较长，有些是用文言文写成，青少年在阅读时难度很大，专家学者考虑到这个问题，对原著进行了必要的浓缩和经典的编写，保留主线，浓缩精华，展现精彩，化难为易，确保了经典故事的原始生动感，扫清了青少年的阅读障碍。

最后，愿这套丛书能带领青少年朋友插上文学的翅膀，遨游这广阔的文学天空。

编 者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10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5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4
第八章	46
第九章	54

第二部

第一章	72
第二章	85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21
第五章	131
第六章	150
第七章	169
第八章	180
第九章	200

主要人物表

保尔·柯察金(昵称:保夫鲁沙,俗称:保夫卡)

谢寥沙·勃鲁扎克——保尔童年时的朋友,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瓦莉亚·勃鲁扎克——谢寥沙的姐姐,共青团员

丽达·马斯季诺雅奇——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常委

伊万·扎尔基——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码头工人,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

尼古拉·奥库涅夫——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

费奥多尔·朱赫来——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部副部长

多林尼克——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老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委书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亚历山大·普洛列夫斯基——红军团长

列杰尼奥夫——老布尔什维克

阿尔焦姆·柯察金——保尔的哥哥，钳工，市苏维埃主席

波列托夫斯基——火车司机

托哈尔·勃鲁扎克——谢寥沙的父亲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保尔的母亲

达雅(爱称：达尤莎)——女工，保尔的妻子

冬妮亚·图曼诺娃——保尔少年时的女友，林务官的女儿

德米特里·杜巴瓦——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

沃洛佳·图夫塔——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部部长，托派

茨韦塔耶夫——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

瓦西里神甫——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反革命分子

维克扎·列辛斯基——波兰世袭贵族，中学生，告密者

佩特留拉——白匪头领

第一部

第一章

瓦西里神甫将在复活节前去他家补考的几个学生叫了起来，责问他们谁将烟灰洒在他过复活节用的面里。几个孩子不敢吱声。瓦西里神甫却认为是保尔·柯察金干的，将他赶了出去。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个台阶上，他想着每天操劳的母亲，眼泪哽住了他的喉咙。

保尔和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他送到六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六年级的老师正在上课，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听他这么说，保尔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因为圣经上曾说世界是由上帝在不久前创造的。

圣经那门课，保尔的表现都还不错，他为了弄清楚是谁创造了地球，就在一次圣经课上向瓦西里神甫提问。谁知，瓦西里神甫不听他分辩，就揪住他的耳朵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瓦西里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保尔回家后，又挨了母亲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去恳求瓦西里神甫让保尔回班学习。从那以后，瓦西里神甫就常为难保尔，也不过问他的功课，于是保尔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去瓦西里神甫家补课。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在过复活节用的面里。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都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在校长叶夫烈姆瓦西里·耶维奇的低沉的叫喊声中，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让他留下了，工钱每月八个卢布。随后，老板就要旁边的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领保尔去洗刷间，让弗罗霞给他派活。

女招待领着保尔向洗刷间走去，母亲也赶紧跟上，并嘱咐保尔好好干，别丢脸，然后用忧郁的眼神将儿子送走后，才从大门口走去。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上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

女招待将保尔带到了弗罗霞的身边。保尔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他能干什么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

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要擦刀叉，倒脏水。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保尔听到这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有点高兴起来。于是他问道：“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他说到这，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他愣住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保尔感到很难为情。问别人他该干什么，其他的人却只笑不答。这时，只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着，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可以。要不，老板娘马上就会把你撵出去。”保尔才知道，这里是老板娘当家，老板只是一个摆设。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催着她们快点干。他看见了保尔，经弗罗霞介绍，他才知道保尔是新来的。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有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保尔一句话也没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不听话，就得挨耳刮子。

保尔一会儿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给烧水锅添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下厨房。几个女工议论着保尔，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将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弄妥了，就以一种不容争辩的语气要保尔第二天六点来接班。因为有规定是早上七点钟换班。于是，保尔提出了疑问，那个男孩向他挑衅着。保尔被激怒了，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忍住了，并也以一种凶狠的态度对着那个男孩。那个男孩没想到会碰这么大一个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说他吃闲饭了。早晨的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了，保尔家的房子就要到了。保尔思量着：“被学校赶出来也不坏，还有刚才那小子，真想让他尝尝拳头的厉害。”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忙问他怎么样，见他说挺好的才放下心来。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也回来了。他刚回来，就要到机车库干活。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大门，他以为会挨哥哥一顿揍，谁知却没有。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母亲担心极了，担心再这么下去，保尔会怎样呢。

阿尔焦姆也劝保尔要长点出息，说完后就起身办事去了，走之前要母亲将他带回来的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交给了保尔。

第二章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他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难。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保尔，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保尔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夜，当食堂的两个餐室停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博。保尔多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保尔非常憎恶他们，认为堂倌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的。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土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保尔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早一点到机车库去，于是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尽力帮他干点活。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洗刷间就剩他一个人了。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就是那时，保尔听到了弗罗霞和普罗霍尔的对话。原来普罗霍尔让弗罗霞去接客，客人给了普罗霍尔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却只给了弗罗霞五十个卢布，弗罗霞找他理论，他还在言语上污辱她。弗罗霞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保尔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又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撞，他心里的滋味不可名状。他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克里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之后，擦着手。厨房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更衣室里睡了。夜里，厨房可以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他们两个很要好。

保尔向克利姆卡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他说他在这里干得很不痛快，谁都可以打他们，不把他们当人，连厨房里的女工也不放过。他们还说到了政治。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

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现，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抢自己的行李，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保尔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阿尔焦姆带着满腔的怒火来到洗刷间，经过别人的指点，他才找到了普罗霍尔。阿尔焦姆狠狠地打了普罗霍尔一拳，接着又打了一拳，打得他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这天晚上，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后，他才回到家，看见保尔已没有大碍了，他才松了一口气，接着他让保尔去发电厂干活，在那儿学一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章

冬妮亚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

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冬妮亚焦急地叫道：“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他低声埋怨：“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冬妮亚挖苦地答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把鱼吓跑了。”

保尔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呆着去。”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